

## 在兴隆,大树下的独饮

朱全弟

写下这个题目,还是有点难为情的。敢称独饮,其实是不入流的。我所尊敬的上海新闻界大才子贾安坤老师生前曾对我说:啤酒不是酒,是马尿。对的,国际上有软饮料和酒精饮料之分,我说独饮,有非驴非马之嫌。然而,当年上海诗人季振邦和另一位诗人请文学界大才子艾青老师吃饭,席间他们劝艾老说,多喝一点,啤酒没事的。艾老非但不从,还异常认真地说:不,喝多了,它也是有事的。

艾老拒绝“有事”但有诗。我今年春节在海南万宁的兴隆镇无事也无诗。一日中午,去了酒店隔壁的一家街头小饭馆,不坐里面坐外面,左边一棵大榕树,再前面一点,还有两棵大榕树,举头就是浓郁的绿荫,周边树木环绕杂草丛生。露天,可以看看街景,路上间或有人走过,没有声音喧哗,再往右的斜对面遥望一眼,就是兴隆通往岛内海口三亚的长途汽车站,一样人少。我要了一瓶啤酒,点了一条打铁鱼,一大盆汉菜,当地人的叫法,上海人则称为米苋;还有也有一大盆皮蛋豆腐,不过佐料浸透非常入味;最后一大把长生果不收钱,是送的,由

此可见兴隆民风淳厚。不唯此,我开车出去路上多有谦让的,就是你掉头,他们也不急,远远地等着,绝没有车上来逼你的。

兴隆镇舒服自在,从环境到心里。海南有句话,吃在海口,玩在三亚,住在兴隆。兴隆镇森林覆盖率65%,在海南,除了五指山,兴隆的负氧离子排名第二。位于兴隆镇的石美湾被誉为世界上最美的海岸线,我去看过,坦荡平整的沙滩,远处的海水耐心舒缓地不断涌来。我下榻的酒店离海5公里,8公里外则有环岛高速,出行便捷。

我自斟自饮,承接春风扑面,一瓶500毫升的啤酒,微醺也谈不上,又岂能附庸风雅,说什么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,酒非酒,更无醉,我只是一任思绪猿意马,独饮的舒适只有我,自由自在。我不善饮,以前在上海的贵族、希尔顿等大酒店开会,中午常有招待的宴席,我则放弃赶回单位去食堂排队打饭,吃完后就去打球,运动更使人快活。还有一次,我出差到北京,那次某区有个振兴中医举措,会场设在京城一个非常气派的大酒店里,发布会结束连着招待晚宴,几十桌的场面,人也太多了,我嫌太吵

就一个人出来。冬天,外面下着大雪,路上的积雪已经很厚了,我漫无目的地在雪中蹒跚独行,去寻找街上干净的小酒店。坐下后,点了几个菜,也是啤酒,边吃边想,这样的场景在成都或许会更好。从内心来讲,这不仅片刻的宁静,更应该是生活的常态。我后来也喜欢上海鲁迅公园湖边的氛围,一杯茶,抑或一点酒,轻松随意,吃喝之外,还有一层层养眼的翠绿景色。看不厌!

也许,读者诸君也看出来,我不是说酒而是讲心情了。喝酒当然喝白酒,黄酒红酒是不上台面的,喝白酒至少三两才能说刚刚会喝吧,至于“会须一饮三百杯”,那是诗人的豪放与夸张,八两一斤可以算豪饮了。啤酒是不能入围的,我甚至想,2007年在德国慕尼黑喝过1000毫升的黑啤,嚼过整只咸猪蹄,那个壮观场面,算是豪饮了吧?然而终究是酒精度不够,有数量没质量,无论始终,滥觞而已,依然不能进入善饮之列。

虽不能饮,但一喝酒便想起欧阳修的“醉能同其乐,醒能述以其文者”的妙句,我认为这才是最高境界,便忘却,自己曾因酒量不行醉过的丑态和出过的洋相,释然了,也算找到最后一丝安慰自己的理由。如今,自我感觉体健思维活跃,尚未进入年高“饮少辄醉”的禁区,缘乎此,便不再抑郁甚或欣欣然而忘乎所以了。

## 上海书展“老兵”后话

杨柏伟

铃印。因为这批“黏性”极强的“戴粉”,与我差不多认识了十几二十年,我们都在慢慢老去,情谊与日俱增,我觉得为了这每年一回,从不爽约的约会我也得铃好印,尽管每每结束后手都要酸几天。

我的作者中除了老劳模戴敦邦先生以外,吴颐人先生也曾是届届参与的劳模,每次他的粉丝团老老少少,按师门辈分算差不多是“四世同堂”,一般都是规定时间用完,再“拖堂”半小时光景才能完成任务。而有一次陪连环画家罗希贤老师签售,因为是夜场到了闭馆时间,我们一起兜兜转转走出展馆,在馆外的微弱灯光和依稀月

光下完成了签名作业。

最近几年我的阵地逐渐转向各分会场,而且已经不再局限于以往较为单纯的新书推广,而是加入了文化艺术展陈的新内容,如在沪港三联书店举办的“广结扇缘”海上名家扇面、小品展,在长宁区图书馆举办的“戏上加喜”滑稽戏单展等都为分会场增添了亮点,对于主会场其实也是一种支援。

关于上海书展,可说、可写的话题很多。也许三年之后,摆脱了工作任务,成为一名普通老读者之我,换位思考,会写出更有意思的文章来吧!

## 那次回乡

吕六一

我的祖地在浙江嵊州的一处山村,父亲13岁离开那里。上世纪60年代初,我读小学五年级时,随父亲回去住了一个星期,于是有了这不可多得的生活经历。

那天半夜从松江坐火车到浙江绍兴边上的曹娥,已是黎明,再坐早上第一班汽车到嵊州的长乐。上午时分开始爬山,一路气喘吁吁,好在路上不时有凉亭可以歇脚,穿过凉亭的山风凉爽至极。凉亭是行善积德的纪念碑,往往由村民集资或富户出资,简单的就是一个茅草亭;讲究的用砖瓦砌成,有台阶、楹联、亭盖,有出资人姓名的碑刻。凉亭内有砖砌或石垒的坐处,供路人休息。有的凉亭就筑在路上,道路穿亭而过。凉亭也是路途的标志:到了某个凉亭,就知道还要走多少路能够到家。看到凉亭里一些挑担的村民,把担子搁在“垛子”上。垛子是一根头上有叉的棍子,挑担时,在另一个肩膀上撬着,分担肩上的分量;休息时支撑担子,可以减去放下担子的艰难;也催促人们稍稍停留,马上赶路,因为手扶着垛子也要用力的。

得到山村已是傍晚,进门见过伯伯母及一众同辈,接过一杯香橡皮爆米花糖茶。路上父亲已告诉我们,香橡是当地的一种厚皮橘子,这杯茶是家乡接待客人的规矩。也许是劳累,也许是饥渴,也许是那时物资匮乏,味道好极了,那种甜香诱人的独特之处和新奇舒爽欣慰的感受,现在还记忆清晰。我的口袋里塞满了山芋干、小花生,山芋干是山芋去皮煮熟又

当第一缕带着微微凉意的秋风悄然拂过,白露,这个诗意满溢的节气,便迈着轻盈的步伐,静静地来到了人间。

白露,像是大自然这位神奇画家精心调制出的一抹淡雅色彩。清晨,草叶上那一颗颗晶莹剔透的露珠,宛如璀璨的明珠,在初升的阳光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。这是夜的精灵,是水汽在低温下的凝结,它们静静地躺在大地上,诉说着秋夜的静谧与神秘。

漫步在乡间小路上,泥土的芬芳混合着青草的香气扑面而来。路边的稻田里,金黄的稻穗低垂着头,仿佛在向大地感恩。田埂上,不知名的野花依然绽放着最后的美丽,那淡淡的色彩在白露的映衬下,显得格外动人。远处的山峦,也被一层薄

## 难忘开学修钢笔

梁永刚

过去,使用钢笔的人群非常庞大,中小小学生是主力军,由于毛手毛脚粗心大意,用钢笔写字时不小心,掉到地上的时候很多,不是笔尖摔坏了,就是皮囊漏水了,容易出现毛病,维修率极高。所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,就会有修钢笔的流动小摊来到学校门口,收费不高,立等可取,很受学生们欢迎。

在我的印象中,修钢笔师傅的手上都是油光发亮,黑黢黢的,衣服上随处可见斑斑的墨渍,讲实一些,会在腰里围上一个脏兮兮辨不出颜色的围裙。每逢新学期开学后的一段时间,修钢笔的师傅都会在各个学校之间来回穿梭。当然,平时隔三五也有修钢笔的,但远没有刚开学时生意好。

修钢笔的师傅大都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,全部家当都在自行车后座上的木箱里。来到一所学校门口,找个敞亮的地方把自行车支好,从木箱上取下一个塑料盆,到附近的人家端一盆清水,以备涮洗笔管所用。修钢笔师傅的木箱,和旧时乡村卖冰糕的箱子很相似,只是稍大一些,里面用薄木板隔成几层,分门别类摆放着各种型号的笔尖、笔舌、笔帽、皮管等零部件,还有修笔的常用工具,如小镊子、小钳子、小锤子、小锉刀等。修笔的时候,这个其貌不扬的木箱摇身一变,成为修钢笔师傅的工作台,各种工具在箱子上盖着散落着,随用随取,倒也方便。

那时候,每次学校门口来了修钢笔的,到了下课和放学时间,学生们都会把修钢笔师傅团团围住,有修钢笔的,更多是看热闹。看得久了,次数多了,我也逐渐看出了修钢笔的门道。接过一个学生递来的钢笔,修笔师傅抬头先问,哪儿出毛病了?问清病症,对症下药。

修笔师傅恪守着厚道诚信的职业道德,能修则修,不赚费事,非万不得已绝不更换零件,最大限度减轻了顾客的经济负担。譬如,钢笔下水不畅了,就把笔尖拆下,用牙刷清洗笔舌;笔帽和笔身旋转不紧了,就用工具将笔帽内旋出新的螺纹;笔身劈了,就用细铁丝一圈圈箍紧;笔尖漏水了,多是笔尖下面的笔舌松了,点根火柴微烤一下就可轻松解决;皮管漏水了,就剪一圈宽窄合适的软皮,用强力胶粘紧即可。

一支钢笔最重要的部位是笔尖,此处最名贵,也最易磨损,修起来难,很能考验修笔师傅水平高低。修笔尖是技术活儿,也是精细活儿,一凭眼力,二靠手感。那些技艺娴熟精湛的师傅只需粗略一看,用笔尖指头肚儿上轻轻一划,其中的毛病便

判断个八九不离十。笔尖分叉是常见病,修笔师傅修起来很轻松,说话间用手简单一掰一捏就好了。遇到分叉严重的,顶多就是拿个小锤子,左敲敲右打打,两三分钟就能拿到病除。正所谓“难者不会,会者不难”,看似修笔师傅没费多大工夫,但背后是他数年如一的熟能生巧和不轻不重的力量把握。换成别人,使劲一捏或者用力一敲,如此精巧的笔尖或许就毁坏了。

新买的钢笔用起来大多会刮纸,过去作业本的纸张很薄,写不了几个字就把一张作业纸刮烂了。刮纸的毛病出在笔尖上,关键在打磨笔尖。修钢笔的师傅极有耐心,用小锉刀反复打磨着笔尖,感觉差不多了,就在瓶里蘸点墨水,随便在纸上写上几个字。如果仍然不顺溜,拆掉笔尖继续打磨,一遍遍直至顺手。经过修笔师傅一番拾掇,笔尖落在纸上再也不会涩涩拉拉,而是像清水落在肌肤上一样顺滑,不仅写出的字好看,心情也舒坦。

在流动摊上修钢笔,基本上都是立等可取,等上三五分钟,花个三两毛钱,一支损坏严重甚至有着诸多疑难杂症的钢笔,在修笔师傅一双巧手的摆弄下,或修或配,获得了第二次生命。钢笔修好后,修笔师傅用浸满墨渍的手,拿出一个脏兮兮的小本,随手翻开一页,让顾客写上几个字,试试手感和效果,算是验收下修理质量。

大概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吧,当时我正在老家上初中,轻巧方便的圆珠笔流行开来,同学们本来就嫌钢笔灌墨水麻烦且易损坏,于是纷纷扔掉钢笔用起了圆珠笔。用钢笔的人越来越少,修钢笔的生意自然是日渐冷清。后来,市场上签字笔、中性笔逐渐取代了圆珠笔,且价格低廉、粗细型号齐全,笔尖不易堵塞,并且坏了或墨水用完以后再花几毛钱换一支笔芯还可以继续使用,用钢笔的人更少了,修钢笔的人更是寥寥可数。再后来,随着计算机的普及,人们习惯于用键盘打字,用笔手写的人和机会越来越少,再难见到修笔师傅的身影了。如今,只有那些喜欢硬笔书法的人和很少一部分中小学生在还在使用钢笔,但是一旦用坏了大都会直接买一支新的,不愿花时间去修,况且也没有地方可以修。

曾经风光一时且十分文雅的修钢笔行当,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,悄悄地淡出了人们的生活,退出了历史舞台,那些修笔师傅和娴熟的老手艺,成为一代人的温情记忆。

## 经典之作

可燃

在繁华的上海,有许多令人惊叹的建筑奇迹。松江的G60科创云廊,以其雄伟的身姿成为了上海城市的新地标,也成了松江电视台每天开播时的主题图标,8月的一天下午,阳光炽热,我和几位好友来到上海世博文化园参观。世博园中的宏伟建筑和独特景观让我们震撼不已,特别是温室植物园让人叹为观止!巧的是,这个项目和G60科创云廊是同一家公司承建的,即上海通正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。

远处长,上海世博文化园温室植物园是一个通透的建筑,能看到从里面飘出来的绿色,让人敬佩温室植物园的设计独具匠心。它由上钢三厂老厂房建筑改造而来,以“工业风+未来感”为设计灵感,呈现出自然优雅的云状曲线,形似祥云。建筑的屋架保留了原上钢三厂老厂房元素,把历史记忆和现代元素完美结合在一起,复古的老工业风钢铁车间和炫目的未来感玻璃温室合二为一,使其成为上海中心城区的新地标。据负责这个项目的上海通正建筑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技术人员介绍:世博文化园温室的技术难点很多,在这个展览温室项目上,特别需要考虑到采光等要素,我们有多项新产品新技术在这个项目上第一次应用:国家命名的新材料6013在承重结构中第一次应用,日字形大截面铝合金挤压构件、张弦铝合金结构和带π型构件的新型刚性板式节点在这里第一次应用。

走进温室植物园,仿佛进入了一个奇幻的植物世界。这里没有多个主题场馆,比如海市沙洲馆、云上森林馆和云雾峡谷馆等。

在海市沙洲馆,主要展示热带干旱植物,营造出类似沙漠的环境。你能看到逼真的峡谷和起伏的沙丘,以及有趣的沙漠植物。这里或许有目前国内温室中最大的“猴面包树”,高大而独特,让人不禁感叹大自然的的神奇。

我们缓缓走进温室植物园,一股温暖而湿润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这里仿佛是一个神秘的绿色王国,奇花异草琳琅满目。高大的棕榈树伸展着巨大的叶子,像是在向我招手。五彩斑斓的花朵竞相绽放,红的像火,粉的像霞,白的像雪。

云上森林馆则为我们呈现了热带雨林植物。步入其中,好似置身于真实的热带雨



鸣秋

李昊天 摄

林,能看到沼泽、湿地等自然风貌,还能观赏到瀑布以及各种珍稀的热带植被。展馆的屋顶由圆形窗户组成,以便让植物能充分吸收阳光,阳光透过窗户洒下,形成独特的光影效果,能够验证“当一束光线透过胶体时,可以看到一条光亮的通路”的丁达尔效应。

我们沿着蜿蜒的小径漫步,发现了许多从未见过的植物。有形状奇特的多肉植物,它们能在干旱的环境中储存水分,适应恶劣的条件。还有会吃虫子的捕蝇草,张着“嘴巴”等待着猎物。我了解到,捕蝇草通过特殊的结构和分泌的黏液来捕捉昆虫,获取所需的氮元素等营养物质。这里的植物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,相互依存。

整个温室植物园的空间布局巧妙,我们游览过程中,可以穿梭于不同的主题场馆之间,感受不同环境场景和气候下的植物魅力,仿佛经历了一场奇妙的自然穿越之旅。而且,馆内的温度、湿度等环境条件都经过精心调控,以适应不同植物的生长需求,确保这些奇花异草能够茁壮生长,绽放光彩,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与知识的盛宴。

我们期待着世博文化园中的温室植物园正式开放的那一天,相信它一定会成为上海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。

陈侃峰 书

放入橘子皮芝麻混合后烘干切片再烤过的。小花生壳薄,一捻就碎;肉松,油润香脆。可能是孤陋寡闻,也可能是家乡情节,从小就以为嵊州小花生是天下第一。只是那天,到了睡觉时被告知一定要把口袋里的吃货掏空,放入陶罐,不然就会有老鼠把口袋咬破。伯伯指着屋顶让我看:瓦缝是老鼠进出的门口,房梁是老鼠的走道,那么香的东西,老鼠当然惦记。原来因为运输艰难,这里的屋顶不铺瓦板,直接在椽子上铺瓦,缝隙很多。后来好几个晚上,我倒惦记着老鼠了。躺在床上,睁大眼睛,只可惜什么都看不见。这里的门窗都是木板的,关上后不透光。豆油灯吹熄,简直就是黑夜里森林中找乌鸦,眼前只剩黑黑,细听风声中有窸窣窸窣的爬动声,我蒙上被子,在好奇和惊怕之中,揣摩着老鼠的行为,然后呼呼睡去。今天这些都成了饶有兴致的回忆。

第二天,叔伯兄弟来看望。他们都呼唤着狗,黄的黑的花的摇着尾巴的草狗。其中一位把他的狗抱起来,用手从侧面伸进狗嘴,笑着告诉我不必害怕。一条狗呼呼地吐着舌,围着打转,用舌头与我亲热,我站着不动。一会儿,它们都若无其事地管自己打撒野去了。那天开始,我对狗有了新的印象。

一天叔伯弟兄们带我去后山看祠堂。听父亲说,我们这支姓氏是南宋时期从河南到这里安家的,有近千年的谱系记录,父亲

是“志”字辈,我们这一代散在外面并且时代变化没有这番讲究了。那天六七个毛头小孩,四五条狗翻山越岭一个多小时到得祠堂。一个大房子,有点像礼堂,进门对面一个简易戏台上几个真人大小的菩萨,该是祖先的塑像吧。两侧的架子上供着许多牌位,当时找过祖父牌位放置的部位层次。祠堂中间杂礼搭配高低参差放着十多套桌椅,该是利用作了课堂。还有一只土制的乒乓桌,没有油漆,砖头竹竿搭了个网,桌上放着木质乒乓板。打了一会儿球,忘了输赢,但记得大家都能架架对付。打球时,有人在戏台上唱戏,不化妆,不穿戏服,没有伴奏,上上下下地轮番着。当时我们不在意,现在知道,这该是越剧古老原始的面貌,很有研究意义的。

还有一次,一位堂兄带着枪和狗,带我去打野鸡,真是高兴啊。漫山转去,野鸡没看到,麻雀倒是一群群飞起来。那是一把土銃,几枪之后,狗叫回了十多只麻雀。我说我能不能打一下呢?堂兄说可以,他把牛角里的火药和皮袋里的铁砂倒入枪管,用铁丝插入压紧。再三叮嘱,把枪端远了,不要瞄,对着方向,扣扳机就行。我像堂兄那样端枪扣动扳机,轰隆一下,手一颤,扳机上方的击发锤处冒出火光。一会儿狗衔来三只麻雀,这个场面难忘。

回乡也是行路读书,那次回乡是非常难得的事。

## 白露,诗意的凝结

李惠艳

薄的雾气笼罩着,若隐若现,如同一幅水墨画卷,充满了诗意的朦胧美。

白露时节,天空格外高远,湛蓝如宝石。云朵如洁白的棉絮,随意地飘荡在天际。偶尔,一群大雁排着整齐的队伍从头顶飞过,它们向着南方,追寻着温暖的气息。这一幕,让人不禁想起古人的诗句:“白露秋风起,雁南飞。”在这个时节,生命仿佛也在进行着一场悄然的迁徙,为即将到来的寒冬做着准备。

夜晚,白露带来的凉意更加明显。坐在院子里,仰望星空,那点点繁星如同璀璨的宝石,镶嵌在浩瀚的天幕上。秋风轻轻吹过,树叶沙沙作响,仿佛在演奏一首悠扬的秋之曲。此时,泡上一杯热茶,让那温暖的气息在口中蔓延,心中顿时涌起一股宁静与满足。

白露,是季节的转折,也是心灵的驿站。在这个时节里,我们可以停下忙碌的脚步,静下心来,感受大自然的美妙与神奇。让那一颗颗露珠洗净心灵的尘埃,让那一缕缕秋风带走生活的疲惫。在白露的诗意中,我们可以重新找回那份对生活的热爱与对未来的憧憬。

白露,你是大自然赐予我们的一份珍贵礼物,你的美丽与宁静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。